

名家描写精华

风景卷

风雨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风景卷·风雨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5 字数: 44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责任编辑: 言之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钟辛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 (40 册): 300.00 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细 雨

变成了浓雾的细雨将五十尺以外的景物都包上了模糊昏晕的外壳。有几处耸立云霄的高楼在雾气中只显现了最高的几层，巨眼似的成排的窗洞内闪闪烁烁射出惨黄的灯光，——远远地看去，就像是浮在半空中的蜃楼，没有一点威武的气概。而这浓雾是无边无际的，汽车冲破了窒息的潮气向前，车窗的玻璃变成了毛玻璃，就是近在咫尺的人物也都成了晕状的怪异的了；一切都失了鲜明的轮廓，一切都在模糊中变形。

茅盾《子夜》

离豹子沟还有七八里地，乌云一层盖一层地遮蔽了整个天空，轻轻地一阵凉风吹过，雨就下起来了。雨下得不大，可是很细，很密，扑到人的脸上好像扑粉似的。草上，树上，慢慢开展到整个空洞无人的山峡里，都是这种轻飘的，流动的，潮湿的烟雾。

欧阳山《高乾大》

没有温情。急速，轻爽，雨的脚步已经开始踏到这些灰色田鼠的背脊上来了……

肖军《八月的乡村》

雨淅淅沥沥地落着。

路边的电线上挂着一连串的圆圆的透明的水珠，不时无声地落在煤渣路上。路两旁的菜田里种着碧绿的青菜，菜叶子上好像刚刚撒了油一样，闪闪发光，有的菜畦汪着一滩滩的水，反射出来的亮光，远远望去，地上如同铺了一块一块

不规则的各种形状的玻璃。

从黄浦江边吹过来的风，一路呼啸着，电线发出唿唿的金属声，风助长了雨势。雨象一个顽皮的孩子，直向汤阿英的身上扑来。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秋天，九月半左右，我坐在白桦树林里。从早晨起就下细雨，又常常射出温暖的太阳光来；这是阴晴不定的天气。天空有时弥漫着轻柔的白云，有时又有几处地方忽暂时开朗，从拨亮的云头后面露出明亮而可爱的青天来，好像美丽而聪明的眼睛。我坐着向周围眺望又倾听。树叶在我头上轻轻地喧噪；仅由这种喧噪声，也可使人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这不是春天的愉而可笑的颤栗声，也不是夏天的柔和的私语声和绵长的絮聒声，也不是晚秋的羞怯而冷淡的支吾声，而是一种不易听清楚的、沉沉欲睡的细语声。微弱的风在树梢上轻轻地吹过。被雨所濡湿的树林的内部，因了日照或云遮而不绝地变化；有时全部光明，仿佛突然一切都微笑了：不很繁茂的白桦树的细干突然照上了白绸一般的柔和的光彩，落在地上的小树叶突然发出斑斓的金红色的光辉，而高高的、繁茂的风尾草的优美的茎，已经染上类似过熟的葡萄的色彩的秋色，也无限地交互错综而表现在你眼前；有时四周一切忽然又都变成淡蓝色，光艳忽然消失了，白桦树都变成了白色，全无光彩地站着，其白色就同还没有被冬日的寒光照临过的、新降的雪一样；——于是极细的雨偷偷地、狡狴地撒布下来，发出潇潇的声响。白桦树上的叶子虽然已经显然地苍白了，还差不多全是绿色的；只有几处地方，有一张全红的或全金的嫩叶，当太阳光突然穿过了新近由明亮的雨洗净

的细枝的密网而斑斓地溜进来的时候，它就在日光中鲜明地发焰，光景很是好看。

〔俄〕屠格涅夫《幽会》

世界蔚为灰白色，顷刻之间开始沛然降下温暖的小雨点，不久就听到雨点落在每一块田地每一个果园里的声音，淅淅沥沥，响个不停。

大路凉爽起来了，散发出独特的雨水的气味；众鸟尽情高唱，表示欢迎；世界沐浴在淡灰色的、颤抖着的、濛濛细雨里；干渴的麦田，萎缩的叶子，树木，喉咙干燥的小溪，烤干的泥块——都在酣畅地痛饮，而且在默默地吐露感情之情。

〔波〕莱蒙特《农民》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在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朱自清《春》

春 雨

不知什么时候，落起了春雨，雨像绢丝一般，又轻又细，听不见淅淅的响声，也感不到雨浇的淋漓。只觉得好像这是一种湿漉漉的烟雾，没有形状，也不出响声，轻柔地滋润着大地和人心。

陈森《漓江春雨》

雨不停的下，石级小路，被雨水洗得分外明净。路两边新拔节的翠竹，被碎雨星罩着，绿蒙蒙的，望不到边际，路下的山冲里，一片桃林，初开的桃花，笼在四月的烟雨里，湮出一层水润润的红雾。这蒙蒙的绿意，这团团的红雾，真象刚滴到宣纸上的水彩一样，慢慢地浸润开来，呵，这奇妙的春雨，它正给未来孕育着怎样的景象啊！

严阵《牡丹园记》

我离开书店时，春雨还在下着。远处是一片农田。在春雨的滋润下，麦苗长得更翠绿，菜花开得更金黄；在那一条纵横交错的田沟里，春水淙淙地淌着。

刘征泰《春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杜甫《春夜喜雨》

春雨唰唰地下着。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柳青《创业史》

暴 雨

今日的大风雨，天地为白，草木低头。晨五时我已觉得早霞不是一种明媚的颜色，惨绿怪红，凄厉得可怖！只有八

时光景，风雨漫天而来！大家从廊上纷纷走进自己屋里，拼命地推着关上门窗。白茫茫里，群山都看不见了。急雨打进窗纱，直击着玻璃，从窗隙中溅了进来。狂风循着屋脊流下，将水筒中积雨，吹得喷泉一般地飞洒。我的烦闷，都被这惊人的风雨，吹打散了，单调的生活之中，原应有个大破坏。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三》

一阵闷雷过去，接着是风，接着就是大点的雨，雨一来就猛，就密。大群的人一下就像掐了头的苍蝇，嗡一声，乱了阵。有的叫喊，有的在哧笑，有的一面写脏话，一面在跑。有的不跑，只争先恐后朝台子下面钻。这倒比攀上台子去的还妥当。台上箴篷，在大雨时节会漏，在台子的木板底下。只须把鞋袜一脱，裤管一擦上小腿，平安得很。

……

雷越响，风越急，雨越大，躲雨的人好像越发看准了是白雨，不会久。

果然，半点多钟过去，雷走远了，风也弱了，雨并没有停住，仅止雨点子稀了些，也小了些。乌云倒成了阵，看得出一团一团地像疯狂的狮子，在半空中，在变灰白的云底子上翻滚。

李劫人《大波》

一阵冷风从坑底卷上来，正在流着汗的人们竟被激动得起了寒噤！一道长长宽宽的闪电划破了整个夜空，使所有山谷底人和物被照亮了有一秒钟。接着不久，就是一响暴烈的雷声，它几乎要整个的宇宙震碎了似的爆响着。要来的暴风雨终于来了，那沉重的飘急的大雨点和了风漩，竟如拧在一起的一条条残酷的鞭子似的，从天空凶猛地抽打下来了。它

抽打到山顶谷底，毫无怜惜地抽打到人底头脸和周身……

肖军《五月的矿山》

远远望去，坳里一片灰蒙蒙，远的山被雨雾所遮掩变得朦胧了，只有两三处白雾稀薄的地方，露出些微的青黛。近的山，在大雨里，显出青翠欲滴的可爱的清新。家家屋顶上，一缕缕灰白的炊烟，在风里飘展，在雨里闪耀。

雨不停地落着。屋面前的芭蕉叶子上，枇杷树叶上，丝茅上，藤蔓上和野草上，都发出淅淅沥沥的雨声。雨点打在耙平的田里，水面漾出无数密密麻麻的闪亮的小小的圆涡。篱笆围着的菜土饱浸着水分，有些发黑了。葱的圆筒叶子上，排菜的剪纸似的大叶上，冬苋菜的微圆叶子上，以及白菜残株上，都缀满了晶莹闪动的水珠。

周立波《山乡巨变》

风吼着，雨又下起来，越下越大。雷，隆隆的滚过。急风暴雨把苇子都快按到水里了。雨点儿打在荷叶上，像珠子一样乱转。平静的水面，起了波浪。天连水，水连天，迷迷蒙蒙一大片。

袁静《新儿女英雄传》

外面起了大风，原就是隐隐约约的炮声，给风声完全压服下去了。

接着是猛然来到的一阵暴雨，院子里的瓦罐、瓦盆，给雨点打得发出“当当”的响声，像敲小锣似的。接着，屋后沟里的水，“哗哗”地响起来，随后，又突然响起“喀喳喳”的闪电磨擦声和震天动地的雷鸣。

整个的天仿佛要倒塌下来似的。

许多人给风、雨、雷、电惊醒过来。

吴强《红日》

天变得那样黑暗，外面的景致就显得又青、又黑、又好看；雨是那么又紧又密地向前打过去，附近的树木都显得分外黯然，像蒙上一层蜘蛛网似的；有时候刮过一阵狂风，把树木吹得弯下腰去，把树叶惨白的底面都翻上来；然后一阵惊天动地的怪风跟了过来，刮得所有的树枝乱舞胳膊，好像是疯了似的；最后，正在最青、最黑的时候——唰！马上像闪出一道神光似的那么明亮，你就可以看见远远一片树梢，在风雨里颠来簸去，你能看到比以前远几百码以外的地方；可是过一秒钟，又是一团漆黑，这时候，你就听见一声劈雷，惊心动魄地打下来，然后就由天上一哼哼，一边呼隆、呼隆、咕咚、咕咚地往下滚，一直钻到地底下去，好像几个空木桶由楼梯上往下滚似的，并且这个楼梯还是特别长，木桶一边滚还一边跳，……

〔美〕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因为有一阵，雨越下越大，那雨水涌落，猛然到什么都见不着。这雨简直就不是雨注儿，而是天国打开闸门，把天河的暴洪倾注到了人间。

〔波〕显克微支《火与剑》

……我记得一次夏雨；——但那难道仍然是雨？——那些落下的雨点是那么大，那么沉重，落下在这棕榈园中，在这花木争妍的园中，雨点是那么沉重，园中的树枝、树叶，花、卷作一团像是情人所送的花圈，而接着又整个地散落在水上。小溪载送着花粉使它们向远处繁殖；溪水混浊得变作黄色。水池中的鱼也惊呆了。你能听到鲤鱼在水面张口的声息。

〔法〕纪德《地粮》

雷雨大作。帐篷上吹落的毛毡，像被击落的鸟儿一样拍打着翅膀，扑扑地跳动着。大雨一阵猛似一阵地倾注着，像是在狂吻大地，两脚被风撩得歪歪倒倒的。沉雷像猛烈的山崩似的隆隆滚动，斜着穿过整个天空。群山之上闪耀着远方闪电明亮的火花，就像春天火红的郁金香。疾风在深谷里呼啸，如颠如狂。

〔苏〕艾特玛托夫《查密莉雅》

是的，现在真是大雨瓢泼。麦切特内敏锐的耳朵不仅听到拍打地面的倾盆大雨的哗哗声，还听到顺着大街奔腾向前的水流声。雷声在头顶上轰鸣，大地被震得颤抖。这滚滚雷鸣使人联想到的已不是远方的炮火准备，而是大口径炮弹的爆炸。

〔苏〕鲍里斯·波列沃依《阿纽塔》

突然间，一下子凉爽起来；风从山顶上吹来；一切都变灰了一下子就变成夜间了。倾盆大雨从变黑了的天空里，倾泻下来。这不是雨，而是乱响的，叫人站不住脚的倾泻下来的水，是狂暴的充满了旋卷的黑暗的水旋风，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水顺着褴褛的衣服，顺着粘在一起的头发流下来。都迷了方向。失了联络。人、车、马，都隔开了，仿佛这些中间隔着汹涌澎湃的空间一样，看不见，也不知道周围都是些什么，都是谁。

〔苏〕埃拉菲摩维支《铁流》

天空越来越昏暗，不久，风静了，云儿凝结在天空动也不动；一忽儿，大路上出现了斑斑点点的麻坑，路旁，辽阔幽深的棉田里，进出蓬蓬的声音。

王汶石《新认识的伙伴》

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它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灿烂的阳光变成悦目的金黄色，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脚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豆大的雨滴就斜射下来了，整个草原就像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

张贤亮《灵与肉》

天空灰沉沉的，低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蒙蒙的细雨越下越密。一阵阵狂风刮来，马路上电线杆子发出金属的唿唿的响声。天空更暗了，接着来的是豆大的雨点，啪哒啪哒的落在地上。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清晨七点来钟的时候下起了倾盆大雨。已经有三个星期没下雨了，这场大雨却是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狂风怒吼，就像一位迟到的客人；心里觉得很抱歉，就急急忙忙地殷勤地招呼大家，一下子就把全副好心都表现出来了。雨点热心地冲洗了厢房和正房的铁屋顶，洗净了落满尘土的树木，逼着它们像绸缎声音一般喧闹，拚命灌溉着干透的土地。

〔俄〕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窗外的雨声越发大了。檐上好似走马一般。雨珠儿繁杂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风吹着湿湿的树枝儿，带着密叶，横扫廊外的栏杆。簌簌作响。

冰心《超人》

那雨一会儿大滴大滴飒飒地敲击着地面，一会儿又减弱，化为隐约可见的丝丝无声细雨，但始终片刻不停。灰色的云层在一座座屋顶后面浮动，浓密得看不见一线蓝天。

〔俄〕尤里·纳吉宾《热妮亚·鲁勉彩娃》

大雨像波浪奔腾似地下着，那是一种诺曼第地方的大雨，我们竟可以说那是由一只怒不可当的手泼下来的，它斜射着，密得象是一铺帷幕，形成一种显出无数斜纹的雨墙，它鞭挞着，迸射着，淹没着一切，芦昂市附近素来被人叫做法国的尿盆儿，现在这种雨真的是那一带的雨。

〔法〕莫泊桑《斐斐小姐》

狂风暴雨摇撼着东山坞。

雷鸣夹着电闪，电闪带着雷鸣。

那雨，一会儿像用瓢子往外泼；一会儿又像用筛子往下筛，一会儿又像喷雾器在那儿不慌不忙喷洒——大一阵子，小一阵子；小一阵子，又大一阵子，交错、持续地进行着。

雨水从屋檐、墙头和树顶跌落下来，摊在院子里，像烧开了似地冒着泡儿，顺着门缝和水沟眼儿滚出去；千家百院的水汇在一起，在大小街道上汇成了急流，经过墙角、树根和粪堆，涌向村西的金泉河。

金泉河失去了往时的温柔和安静，咆哮起来了，翻着黄色波涛……

东山坞被投进一片惊天动地的轰鸣里。

浩然《艳阳天》

粗大的雨点，狂暴地撒落在屋顶上，黑沉沉的天像要崩塌下来。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仿佛要吞没整个宇宙。

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

暴风雨正在外面疯狂地咆哮。迅疾的电闪用突然迸发的惨白光芒，一次又一次地照亮了整个房间，滚动的可怕的雷声把屋基都要震坍了。在雷声的轰鸣中，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冰雹落地的哒哒声和骤雨的喧哗声。猛烈的北风发出了尖

啸，向所有的门窗和缝隙吹来。

〔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这些天，偏偏秋雨下个没完没了；那淅淅沥沥的雨柱，敲打着广漠的田野，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拨弄着一个无限大的箏琴。它，叮叮当当，声音时而如擂着千面战鼓，时而又显得无限忧伤和无比哀怨……

从维熙《第七个是哑巴》

雨 前

最后的鸽群带着低弱的笛声在微风里划一个圈子里，也消失了。也许是误认这灰暗的凄冷的天空为夜色的来袭，或是也预感到风雨的将至，遂过早地飞回它们温暖的木舍。

几天的阳光在柳条上撒下的一抹嫩绿，被尘土埋掩得有憔悴色了，是需要一次洗涤。还有干裂的大地和树根也早已期待着雨。雨却迟疑着。

我怀想着故乡的雷声和雨声。那隆隆的有力的搏击，从山谷返响到山谷，仿佛春之芽就从冻土里震动，惊醒，而怒茁出来。细草样柔的雨声又以温存之手抚摩它，使它簇生油绿的枝叶而开出红色的花。这些怀想如乡愁一样萦绕得使我忧郁了。我心里的气候也和北方大陆一样缺少雨量，一滴温柔的泪在我枯涩的眼里，如迟疑在这阴沉的天空里的雨点，久不落下。

……

我仰起头，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雾幕，落下一些寒冷的碎屑到我脸上。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愤怒，对这沉重的天

色的愤怒，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空斜插下，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阜，而又鼓扑着双翅，作出猛烈的声响腾上了。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我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

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如同一个巨大的心呼号，或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

然而雨还是没有来。

何其芳《雨前》

烦人的雨

接连地落了几地雨，天空没有丝毫的晴意。

从早晨到夜晚我都坐在书桌前面。书桌横放在窗前，我抬起头就望见雨水沿着玻璃窗滴下来。我的眼光透过玻璃望去，只看见模糊的一片雨丝，雨点单调地滴到窗下石板地上，差不多就用这同样的声音一连滴了这几天。这声音起初还只达到我的耳边，后来就渐渐地进了我的心里，它很烦厌地折磨着我的心，使我不能够把心放在书本上，最后在晚上我连书本上的字迹也分辨不清楚了。……

外面依旧落着雨。弄堂里很静。石板地因下了雨变得滑脚了。雨点飘在我的脸上，打湿了我的眼镜。我不注意这些，我只知道我心里的火，我正需要雨来浇灭它。我迷惘地走出了那狭窄的弄堂。

街是比较宽阔的，但躺在我前面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一切都是没有生气的。只有雨是起劲地落着，不住地落着，那些雨点威压地打在没有生命的地上。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这些时候我就没有歇过脚步。雨水